

# 复杂多元化的全球核安全环境

○ 黎 弘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大国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全球性核战争威胁明显下降。然而,当今世界核扩散形势依然严峻,并有可能随着核电复兴浪潮的到来变得更加复杂;核恐怖主义威胁凸显,构建稳定核安全环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新的重点;导弹防御系统及外空武器化有可能造成国际战略态势的失衡和复杂化,并激发新领域的军备竞赛。改善全球核安全环境任重而道远,不仅有赖于核武器国家核裁军的推进和核战略的不断调整,还有赖于核领域国际法的健全和相关国际机制的不断增强,更需要和平、发展、合作国际潮流的不断巩固和推进。

[关键词]全球核安全环境 国际核战略态势 核扩散 核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黎弘,中国军控协会与裁军协会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0)03 - 0017 - 06

核武器自问世之日起即被认为是现代战争的终极手段,是影响国际安全最重要、最突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60多年来,关于核武器的军事学术不断发展,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核态势也在不断演进,核安全环境在动荡的国际关系中起伏,并牵动国际关系的演变,成为衡量一个时期全球安全系数的重要指标。纵观核武器发展历史及围绕核武器形成的安全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当前核安全环境的下述特点:

## 一、全球核态势总体趋缓,大规模核战争危险持续下降

(一)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推动全球核态势向平稳方向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标志的世界两极格局终结,全球化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加深,大国关系保持基本稳定。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不要军备竞赛,尤其是不要核军备竞赛成为更多国家的认识。这些因素促进了全球安全环境总体向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发生全球性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核战争的威胁也因此明显下降。这是全球核态势明显趋向缓和的直接推动因素。美国最新《核态势评估报告》也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性核战争的威胁正在远离人类”。

(二)美俄核武库水平持续下降,促进了全球核安全环境的改善。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的核武器数以万计,并处于高戒备状态,世界随时面临遭受文明毁灭的核恐怖之中。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为核裁军和降低核战争威胁创造了条件。1992年美俄签订《关于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TART I),双方承诺至2009年底将部署的核弹头数量由近万枚削减至3,000枚左右。2002年美俄签署《莫斯科条约》规定,到2012年双方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将降至2,200-1,700枚,2008年底,双方宣布已提前实现了条约目标。最新一轮美俄核裁减谈判再次确认,在未来7年内双方将把部署核弹头的数量进一步减至1,550枚,同时将运载工具消减为700件,另允许保留100件作为后备。可以看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美俄核武器总量在冷战后毕竟得到大幅度的裁减,这对增进全球

核战略安全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此予以肯定和鼓励。

(三)美降低国家安全对核武器的依赖,总体有利于改进全球核安全环境。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种武器可以替代核武器的战略价值,但核武器的局限性也越来越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认识。一方面,核武器作为一种具有超强毁灭能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决策者在是否使用核武器方面将面临沉重的政治、道义、历史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常规精确打击和信息化武器系统的快速发展,常规精确打击系统已经具备了打击敌方核基地、核设施和指挥中心等重要目标的能力。使得现代战争的规模和样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核武器在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随之下降。

而本世纪以来,美国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核武器目前在美国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核时代的任何其他时候都要小”。2002年布什政府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美国新“三位一体”的威慑战略,即进攻性核与非核打击系统、防御系统和具有活力的国防基础设施,其中进攻性打击系统除原有的陆、海、空基核打击系统外,还包括了常规精确打击系统。如此,美威慑战略由传统的核威慑扩展到常规威慑,核打击不再是美唯一的威慑手段。报告还正式提出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2009年奥巴马总统即位后即提出“核武器是冷战的危险遗产”,美“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并将敦促其他各方也采取同样行动”。从本次《核态势评估报告》出台过程可以看出,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战略家主张对核武器的作用进行再思考,核武器仅用于“应对核威胁”或作为“战争的最后手段”等提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虽然根本性变化尚未发生,但广泛的讨论已经开启了变化的进程,但这种进程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其变化的速度将与国际安全环境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从近期透露的美国2010年国防预算看,美国拟投资2.5亿美元研发“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指标是在一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角落的目标。这说明,美已经着手研发新的核威慑替代方案。它表明,一方面作为全球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和拥有最

大核武库的国家,美对核武器依赖的降低;但另一方面美通过研发新概念武器替代核威慑,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军事技术竞赛。这势必对未来全球安全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一旦美具备了“远程常规精确即时打击”能力,其军事冒险性可能会更加突出。

(四)新一轮全球禁核运动的兴起,为促进核安全环境改善提供了舆论上的准备。2007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纳恩四名重量级前政要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题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文章,认为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符合美利益,美应予积极推动。他们公开呼吁全球应该大规模削减军备,减少核武器数量,最终建立无核武器的世界。奥巴马政府公开声称支持“无核世界”主张,从而推动新一轮的无核化浪潮。目前关于零核的主张还包括其他一些美国前政要提出的“全球零核倡议”和日本-澳大利亚前高官牵头的“核裁军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奥巴马在支持“无核世界”主张的同时,强调无核化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但这两份倡议则明确提出了时间框架和路线图,推进势头十分强劲。

各方提出相关主张或倡议的出发点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抢占核裁军问题的道义制高点,有的可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思考,但无论其出发点有何差异,这些倡议和主张对促进全球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进程,对推动全球无核化安全环境建设和培育无核化文化环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应予以肯定。

(五)其他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核裁军呼声,客观上为推进美俄深度核裁军和改善核态势奠定了政治基础。法国于2008年宣布将裁减三分之一空基核武器,还明确重申奉行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原则,宣布核弹头总量不足300枚,没有备用核弹头,其核弹头不瞄准任何国家。英国于2009年2月发布《消除核阴影》政策文件,重申英国政府消除全球核武器的目标,提出实现核裁军的6个关键步骤:一是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采取“无懈可击”的方法预防核扩散;二是各国政府必须在支持发展核电的同时制定相关措施,使核技术滥用的风险最小化;三是核武器国家必须寻求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方法;四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必须生效 ;五是必须开始磋商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条约 ;六是设法劝说各国彻底消除核武器库存。同年 7 月又发布题为《迈向 2010 之路——应对 21 世纪核问题》的蓝皮书。英国于 2009 年 9 月宣布 , 拟在 2020 年左右将现有的 4 艘“前卫”级战略核潜艇减为 3 艘。

中国始终公开宣示奉行最低限度的核报复战略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这种核战略的完全透明对避免核国家之间的误判和增进无核国家的安全感具有重大的意义 , 也避免了中国以任何形式参与国际核军备竞赛。2009 年 9 月 , 胡锦涛主席在安理会核裁军及核不扩散峰会发言指出 , “一俟条件成熟 , 其他核武器国家应加入核裁军进程”。胡主席的讲话清晰地表明 , 中国绝不会成为核裁军的障碍。

上述有核国家的相关举措 , 进一步加强了全球核态势缓和的势头 , 对全球核战略安全环境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 , 也应看到 , 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 , 有核国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放弃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国际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看 , 美依然不实行“不首先使用”政策并继续增加核武器维护的预算。从奥巴马政府一年来在核领域的动作也可以看出 , 美在核裁军方面“言”多于“行”。美俄依然部署有足以数次毁灭整个世界的核武器 , 并且有大量库存随时可转入部署状态。此外 , 美俄目前拥有的数千枚战术核武器 , 仍未纳入双方核裁减谈判。因此核战争危险仍然如梦魇一般使人难以安眠。消除核战争威胁、增进全球核安全环境依然任重道远。

## 二、核扩散威胁日益上升 , 成为阻碍改善国际核安全环境的突出因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安全局势的复杂多变 , 核扩散问题日益突出 , 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日趋明显。目前看来 , 核扩散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核扩散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 导致地区的动荡和不安。鉴于核武器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平衡

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 各国都会对自己对手或周边国家核能力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有核扩散的苗头 , 其他各方都会迅速做出反应 , 包括动用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的手段予以遏制或回应。冷战时期的美苏核军备竞赛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上世纪 90 年代 , 印度核试验立即引发其近邻巴基斯坦的跟进 , 两国相继拥核。核武器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传统军事对峙 , 两国间的传统边界问题的争端和对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反应 , 都被注入了核因素。过去十多年 , 南亚地区多次笼罩着核战争的阴云 , 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块心病。目前 , 该地区以核及导弹为核心内容的军备竞赛仍在发展 , 并且对全球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形成冲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生效及《禁止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FMCT)谈判的启动 , 都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密切相关 , 成为困扰国际军控进程的重要障碍。朝鲜核试验引发日本和韩国保守势力对发展核武器的讨论 , 他们要求各自政府重新审议核政策 , 积极考虑拥核。朝核问题还成为美加强在该地区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的重要借口。美以朝核问题和导弹威胁为由 , 大力发展全球反导系统 , 在亚洲地区部署并与日韩共同研发反导系统 , 在朝鲜半岛搞联合军事演习等。核扩散问题使东亚地区传统矛盾和历史问题更趋复杂化。在中东 , 伊朗核计划引发了大量周边国家跟进发展核技术。一旦该地区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 , 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连锁反应 , 这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是灾难性的。

(二)核扩散已成为引发国际争端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直接诱因。任何新的有核武能力国家的出现 , 都会对业已形成的全球核安全架构构成冲击 , 并必然引起现存安全架构主导方的干预和反应。美国作为现行国际安全架构的主导者更是以核扩散关切为借口 , 推进强权政治。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以伊拉克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包括核扩散为由 , 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 , 推翻萨达姆政权 , 造成伊拉克的长期动荡 , 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对于伊朗核问题 , 以色列反复威胁要军事轰炸伊朗核设施 , 美国也一直表示不排除解决该问题的各种政策选择 , 并且不时表示美有可能对伊动武。伊朗则通过军事演习、试射导弹等军事行动予以应对 , 并且声称一旦遭受打击 , 将采取报复措施 , 包括封



锁海湾石油运输通道。由核问题引发成地区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 西方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和双重标准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对立情绪。反对核扩散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定义扩散行为及有效对应方式上,国际社会却不赞成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如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从来不闻不问,而对伊朗等敌对国家哪怕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条约允许的民用核活动,美也不能接受。印度发展核武器,美却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与印度签署核能合作协议。这种双重标准既不得人心,也阻碍了防扩散的国际努力。在应对某些国家的核扩散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常采用政治、经济制裁、武力拦截,甚至军事打击等高压手段。这种强权政治容易造成国家间的紧张和对立,严重损害现有的国际法体系。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防扩散行动中,忽视甚至损害主权国家根据NPT等国际法所享有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也招致非核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感,这种反感和对立情绪客观上影响了防扩散目标的达成。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安理会直接介入防扩散问题正在变得日益频繁和突出。过去不到十年,安理会先后就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通过了7份决议,此外,安理会的1540号决议和2009年安理会首脑峰会通过的1887号决议都与防扩散直接相关。安理会频繁介入防扩散问题表明,国际社会对由防扩散引发的安全关切在增加,处理的力度也在加大。但由于扩散问题的成因复杂,各方利益不同,处理方法分歧,甚至目标也各不相同,防扩散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只要核武器还存在,核扩散问题就会一直困扰人类,并有可能因当前兴起的核电复兴浪潮而变得更加复杂。

### 三、核恐怖主义威胁凸显,成为构建稳定核安全环境的新重点

在传统的国际安全架构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就构建核安全环境而言,那就是以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核裁军与防扩散。但随着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非国家实体对国际安全的

影响越来越突出,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核恐怖主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成为影响核安全环境的新重点和新挑战。

最近召开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把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狭义上的核安全问题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意外发生的核事故,包括核设施的破损、核泄漏以及核武器的意外发射;另一类则是有意地对核设施进行破坏、盗取核材料和技术,并转用于其他有害用途。核恐怖主义属于后者。联合国2005年通过的《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将核恐怖行为分为三类:一是以危害人、财产和环境为目的,拥有放射性物质或核装置;二是出于同样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核装置或破坏核设施;三是为达到这些目的,威胁使用或企图拥有放射性物质和核装置。

历史上看,核安全问题并非新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启动了“合作减少威胁”项目,旨在防止因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核材料、核技术和涉核人员外流和失控。项目内容包括销毁和拆除四个前苏联主要成员国存留在其境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发射系统,加强独联体成员国境内核弹头以及核裂变材料的安全和控制,鼓励独联体国家将其军事工业转化为民用,支持扩展美国与独联体国家防务交流与合作,以建立密切联系和提高透明度。自此,有关加强核安全的努力就不曾停止,在美国推动下,先后出台了“八国集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伙伴计划”、“全球减少威胁倡议”、“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以及安理会通过的1371号、1540号和1887号决议。

近年来,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制造核恐怖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上升,核走私网络和核黑市不断曝光,使核恐怖主义威胁变得更加紧迫和现实。“基地”组织不仅公开声称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项宗教任务,而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试图购买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取高浓铀。据有关统计,从1993年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掌握的核走私事件就有800余起。随着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组织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核恐怖事件的风险已越来越大。到2009年中,全球高浓铀库存约有1,600吨,全球分离铀的

存量约有 1,800 吨, 这些高浓铀和分离钚的库存足以分别制造 60,000 枚核武器。随着更多国家因为能源紧缺与减少温室气体的需要发展更多的民用反应堆, 核材料还可能继续增加。核材料的大量囤集必然增加监管难度, 扩散或流失风险都有可能增加。因此这方面的挑战必然会进一步突出。华盛顿峰会构建了国际社会对加强核安全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共识, 并为未来数年强化核安全的国家责任和国际合作提出了方向性建议, 这对于增进全球核安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 四、导弹防御及外空武器化 对核安全环境影响深远

进入新世纪, 世界范围内围绕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争论仍在继续。导弹防御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不仅仅因为它本身对国际安全带来冲击, 更因为它与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原则之上的国际战略平衡息息相关, 对核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与之相关的外空武器化问题更关系到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战略稳定的长远根基。

首先, 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长久以来建立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国际战略平衡。1972 年美苏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 限制双方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 只允许各自建立一个反导弹基地, 从而避免了美苏在战略防御能力方面的竞赛, 增强了战略态势的稳定性, 也为限制和削弱战略导弹提供了基础。已被美国抛弃的《反导条约》之所以曾被公认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 就在于它通过禁止美俄(前苏联)两个超级核大国建立保护全境的导弹防御系统, 维护了美俄两国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平衡。这一恐怖平衡虽有明显的冷战烙印, 但在对峙严重、气氛紧张的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效防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建立导弹防御系统, 将严重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 损害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其次, 由于目前导弹防御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对拥有大规模核武库国家的核威慑影响相对有限, 但对那些中小核武库国家的影响重大, 将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虽然《反导条约》是美苏

间的条约, 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包括中小核国家在内的所有核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随着导弹防御系统的不断深入推进, 性能不断提高, 中小核国家势必增加对自身核威慑力减弱的担忧, 寻求以各种方式加以弥补, 有可能造成国际战略态势的失衡和复杂变化。

第三, 核武器与导弹防御之间的攻防关系, 决定了导弹防御系统的衍生发展, 将严重阻碍核裁军进程, 引发军备竞赛。核武器与生俱来的进攻特性与导弹防御系统顾名思义的防御本质, 就象是一对矛和盾。随着《反导条约》变为废纸, 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已不受约束, 一国拥有的“盾”不断增加, 势必刺激他国发展“矛”的热情。为寻求有效维护核威慑力, 其他核武器国家对于参加核裁军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势必严重阻碍国际核裁军进程, 为核安全环境的改善增加困难。

第四, 导弹防御系统引发外空武器化, 刺激新领域军备竞赛, 长远地损害国际战略稳定, 恶化核安全环境。导弹防御系统包括了多个子系统, 其中包括在外空部署拦截系统, 在导弹中段飞行阶段予以拦截。一旦武器被引入外空, 势必引发外空领域的军备竞赛。事实上, 导弹防御系统具有攻防兼备的特性, 其精确拦截导弹的战术性能, 亦可用于进攻性作战, 对其他国家外空资产构成威胁。目前, 人类现代生活方式对外空的依赖已经非常深刻, 一旦外空资产受到损害, 将严重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方式, 其经济、社会损失将难以估量。因此, 在寻求改善国际安全核安全环境时, 必须把外空问题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努力维护外空的和平与安宁。

美一直大力推进反导技术研发, 并采取边研发边部署的策略, 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重冲击。奥巴马上台后, 美在欧洲的反导系统经过改头换面之后继续推进, 俄罗斯曾力图将限制反导系统纳入新的美俄战略裁减条约, 但因美国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美在亚洲的反导系统一直在实质推进, 并成为美巩固美日同盟、政治拉拢和军事扶植印度的重要工具。如任其发展, 将会进一步刺激亚洲地区以核、导为主要内容的军备竞赛, 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五、改善核安全环境任重道远

核武库特别是美核武器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关于核武器战略的军事和战争学说还在发展,核武器每天仍在发挥着威慑和遏制战争的作用,并且与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给全球安全带来了新的问题。改善全球核安全环境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各国从安全观念、军事战略及发展思路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治理,核超级大国更是负有特殊责任。

第一,应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致力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治病需治本。彻底销毁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目标,与国际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只有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让各国普遍感到安全,才能消除核武器国家保持核武库以及无核武器国家谋求核武器的动因,为核裁军的深入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核武器国家切实负起特殊责任。毋庸讳言,核裁军离不开核武器国家的参与。核武器国家应切实履行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推动无核世界目标的实现: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减少核武器威胁,尽早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将此承诺以国际法形式予以确认;美俄作为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和优先的责任。两国应继续大幅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所有国家都应加入NPT,并应共同努力,切实维护和加强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要大力推进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核查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加强改进核查技术手段,实施更具入侵性的核查措施有利于对从事核扩散的国家行为保持威慑,总体而言也更符合防扩散的目标。这里,推进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附加议定书的普遍性符合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

第四,大力加强核安全,切实减少核风险。近期结束的核安全峰会上发表的峰会新闻公报及通过的行动纲领,是国际社会下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政治基础和行动指南。把各方承诺和会议成果

转化为各国的持续行动,是今后四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艰巨任务。一旦相关措施得到切实履行,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全球核材料安全,进而推动核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总之,全球核安全环境的改善有赖于核武器国家核裁军的持续推进和核战略的不断调整,有赖于核领域国际法的进一步健全和相关国际控制机制的不断增强,更有赖于和平、发展、合作国际潮流的不断巩固和推进。只要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力量能够从全人类长远安全和共同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推动未来安全理念和实践,全球核安全环境就一定会得到不断的改善,“无核武器世界”和“远离核威胁的世界”并非不可企及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0-04-29]

## 更正

《和平与发展》杂志2010年第2期发表的赵华胜所撰写《中俄关系中的上海合作组织》一文中,在内容提要部分,因为编辑疏忽,内容有所遗漏,正确的应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战略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组织,是在后冷战时期中俄两国共同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两国在该地区的猜疑与冲突的合作平台”,特此更正。

《和平与发展》编辑部

2010年6月10日



one hand, sparked off strong respons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DPRK nuclear issue and Iranian Nuclear issue are very bewildering on the other hand. A nasty situation arises in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uclear materials and nuclear technology. At this moment, the U.S. and Russia, the two largest nuclear powers, have reopened their disarmament and safeguard nuclear security. In this sense,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Beside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s well positioned to push forward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positive outcomes of the 2010 NPT review conference.

**Nuclear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a Complicated and Pluralistic World**, by Li H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At a time when globalism is accelerating in great strides and big powers' relationships keep basically stable, threats of a nuclear war on a global scale have decreased sharply. But current situation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world is still grave and likely to become even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waves of nuclear power renaissance. As threat of nuclear terrorism has come to be a salient factor,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to build up a stable nuclear security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f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and weaponization of the outer space are likely to tilt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osture out of balance and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thus setting off arms race in new spheres. Therefore, it is an arduous task and the road is long to improve nuclear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world, which should depend on the nuclear states to push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make constant readjustments to their nuclear strategies, on the perfected international laws on nuclear sphere and improve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on a consolidated and heightened world-wide tide of striving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Why Military Spendings in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Gao Hua (F.),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CASS. As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is on the wane, military spendings in the world have on the contrary see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The causes of these trends are: the "anti-terror war" which has made some countries more apt to deal with their pressing problems through military mea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eoccupied with "security predicament" mentality, "peace dividend" which has filled the pocket with money that can foot the bills, and some countries' scramble for expansion of armaments due to regional powers' bidding for military clout. Huge amount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re sure to aggravate arms race,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from revitalizing their economies, thus retard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New Nuclear Disarmament Treaty between Russia the U.S.: Changes, Implications and Variables**, by Dr. Wu Dahui,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for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CASS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Society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The new nuclear disarmament treaty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deployed by each side by 30%. While the counting measures of warheads, delivery vehicles as well as verification methods hav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the new treaty from the previous ones, the new treaty will lower the overkill capabilities of their strategic nuclear arsenals, and is helpful to nuclear disarmament.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strengthening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setting up a leg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duction of their nuclear forces and giving an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However, one should not be too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 for honoring such an agreement.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ig Powers' Relationships**, by Hua Liming, former